【心香一瓣】

□杨曙明

在我的书房里,珍藏着几件母亲的遗物,它们将伴随我走完人生之路。

走进书房,在满墙的书橱正中,是母亲的一张彩色照片。这张彩色照片拍摄于2006年春节,那年母亲73岁,是我的发小李志功来给她老人家拜年时顺便拍摄的。

母亲生前十分喜欢这张照片,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就把它放置在卧室的床头柜上。照片中的母亲面带微笑,神清气爽,幸福洋溢在脸上,让人看了格外暖心。母亲生前曾经对我说过,她过世的时候,就用这张彩色照片当作她的遗像。

今年正月初八,母亲仙逝,遵照她的遗愿,我们家人真就把这张照片当作她老人家的遗像了。送别母亲之后,我把这张遗像从灵堂抱回家中,恭恭敬敬地安放在书橱的正中。每次擦拭书橱的时候,我必定会先擦拭这张照片;每当格外想念母亲的时候,我就会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每天都能见到母亲,这是我最好的思念,也是我最大的心愿。

母亲是济南卷烟厂的离休干部,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干部荣誉离休证》上写着,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是1948年11月。其实,母亲当初所谓的参加革命工作,不是参军入伍,而是进工厂做工,工厂的名字叫"利华烟草公司"。

《济南卷烟厂志》中记载:利华烟草公司是由"原滨海军区所属的进步烟厂和原渤海行署所属的兴鲁烟草公司合并而成,

母亲的遗物

济南解放后的1948年迁往济南"。母亲就是那年被利华烟草公司招工进了其所属的济南卷烟厂,当时母亲只有15岁。因为厂子是"公家的",所以她打那起就算是参加了革命工作。

依稀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母亲虽然已经提干多年,但还保留着工人身份,属于以工代干。当时组织上为了理顺关系,特意征求她的意见,是转为干部身份还是继续以工代干、保留工人身份,两选一。当时如果"转干",就意味着减少工资。为此,母亲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做了"转干"的选择。要知道,当时谁也没有前后眼,没想到此后离休干部的待遇反倒越来越好,这让晚年的母亲心里很是宽慰。

母亲是个较为要强的人,体现在工作中就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母亲年少时家境贫寒,没有读过书,也没上过学,她那点"墨水"都是在参加工作最初那几年,在厂子里兴办的文化速成班"喝"的。我们兄妹四人,兄长和小妹妹相差8岁。虽说母亲当年拖儿带女的很不容易,但她还是经常受到单位的表扬或奖励。

我不知道母亲在参加工作的40年间获得过多少荣誉,估计她老人家自己也不曾记得,但是,在她的遗物中,却保留着这样几份荣誉证书:"全国优秀工会积极分子"(1983年)、"山东省优秀工会积极分子"(1985年)、"济南市三八红旗手"(1987年)、"1985年济南卷烟厂标兵"、"1986年济南卷烟厂标

兵"。其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山东省总工会授予的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称号还颁发有奖章,这两枚奖章也被母亲完好地保存着。在母亲保留的照片中,有张她身着工装、胸戴大红花的留影,据烟厂的朋友讲,这是当年在烟厂大门口的标兵光荣榜上悬挂的那张照片。

在母亲的遗物中,还有两枚纪念章,分别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两枚纪念章做工都非常精细,至今保存完好如初。要知道,母亲虽然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但再怎么说她终归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产业工人,能把这两枚纪念章珍藏起来,可见她内心深处的民族情结和爱国情怀。

母亲生前是个心思缜密的人,凡事喜欢想在前面,做在前面。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把她名下的财产已经分置妥当。这些年我们兄妹给她买过一些金银首饰,前两年她已经让它们物归原主。记得2003年我去欧洲的时候,特意给母亲捎回一块"天梭"怀表。那怀表很大气、很漂亮,前两年母亲说什么也得让我拿回去,我怎么劝阻都无济于事,无奈之下只好如她所愿,如今这块怀表就存放在母亲的遗物中。

母亲没有留下多少遗物,除了上面这些,再有的就是她使用过的眼镜、图章、老年证,仅此而已。但是,母亲留给我们家人最大的"遗物",当是她实在做人、正派做事、与人为善、宽厚为本的品德。

【人生随想】

1977年,没有"冬天"

__郭琴

1976年我高中毕业,作为家中子女的老二,响应号召,于当年的8月19日加入了上山下乡大军,来到了张店区卫固公社傅山村,成了一名知青。

1977年暑假期间,我陪同母亲去北京看望正在北京看望正在北京看望正在北京看望正在北京有野哥。哥哥一人大学的哥哥。哥哥一说机,你可要抓住时机,你有了,准备参加高考!"这个求说人,消息是否确切?我当时已无心水,消息是记得心里万分激的事啊!并玩,立刻放弃了游玩一大声回知青点。

由于还没有接到正式恢复 高考的通知,我不敢随便乱讲, 继续"下地干农活",同时,悄悄地 把已经收起的高中课本找出来 开始复习。

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 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报》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者。这一声音。这一声春雷响彻在知青点上,大家跃跃欲试,在我下乡一年烈人,从未看到如此热和日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了油大多的青部进入大家,这些事情,不是是地里劳作,被里点起起,就会是地中本复习功课的备考状态。

1977年的傅山村,十八个生产队,三千多人口,村里还未通电。在恢复高考通知下发之前,每天晚上八点之前,我们住的"知青楼"内已是漆黑一片。备考开始后,即使到深夜依然可见闪烁的煤油灯光。

当时知青点上有1975、1976、1977三届共计八十余名知青,参加复习的有三十余人。有些知青放弃继续干农活,直接请假回城里复习。我是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在11月中旬回到湖田石矿家中复习的。

父母为了给我个安静的学习 环境,晚饭后很少留在家中,或是 到邻居家串门,或是在街上游逛, 直到十点以后才回家休息。

1977年12月9日,我走进设在

淄博五中的考场,政治、语文、数学、理化,两天的时间,我经历了一场改变命运的战斗洗礼。

高考结束后,我回到傅山村, 又恢复了知青农民的身份,下地 劳作,同时等待体检通知书的到 来(当时是先获得体检资格,再到 发录取通知书)。幸运的是,我是 知青点上三个获得体检资格的 员之一。体检之后,期盼能够拿到 录取通知书的迫切心情和夜不能 寐的煎熬至今不能忘怀。

1977年,没有"冬天",因为那年的冬天,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散了寒意,像曙光一样照进我们的心灵。我是1977年570万考生中的一员,我是录取率只有5%当中的幸运者!

1978年春节,和往年一样,我没有回家过年,和宣传队的同事们从初一到初五,每天晚上登台为村民表演节目,欢度春节。

2月14日下午,我站在知青楼的二楼走廊上,看到村小学的操场上一辆自行车飞驰而来。骑车人一只手扶着车把,一只手拿着东西向我挥舞,嘴里大声喊着:"郭琴,通知书!通知书!"

我狂奔下楼迎向飞速而来的自行车,用颤抖的双手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大学录取通知书"——我被山东医学院药学系录取。

1978年2月17日,我告别了傅山村,告别了知青点,带着村里分给我的劳动报酬:127元现金和77斤面粉,回到了父母所在的单位。五天之后我怀揣录取通知书,登上开往济南的火车,迈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校门,开始大学生涯。

很难想象,如果1977年没有? 恢复高考,如今的社会在哪生轨 恢复高考,如今的社我的人生, 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今年是较 复高考四十年。四十年,对于我 为加烟的历史长河不过是转瞬 之间,而对于我个人的人生轨迹 为一言,却凝聚着青春、汗水和变命 起,记载着我们通过知识改变命 运不可磨灭的痕迹。



□大卫

与给孩子

幸福讲义】

我本内心孤傲之人,是你把我降低,在你之前 把我降低,在你之前 不把河流、天空放前在眼里 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了 如果两者同大的寂 那就是一个人的寂

天空被使用无数次了 我不能给你更新的天空 不能给你大树 也不能给你小草。人间到处皆颜色 绿与不绿,是你自己的事

从一条道路到另一条道路 叶子落下的地方 给你松树的祖国 柳树的祖国,槐树的祖国 总之,我给你的祖国全是木字旁 如果非要给你一个天空 她一定是从未被使用过的 蓝得让人晕眩,且是 草字头的那种蓝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 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 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

作者的往期 作品,还与作品 一次参与 一次 一次 。



我时常想:你,是一本怎样的书?

小时候,你是一本极其简单易懂的白话文,上面甚至还标注着拼音。现在翻开,字迹已模糊,但当我将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拼到一起时,仍能轻易而清晰地读出书的主旨——你是最宠我的。

父母工作忙,只得把我送到你 家里。我仿佛能读到你见到我时的 —微微眯起的但很明亮的 眼睛,微微抖动的双手,轻快的脚 步……无处不透露着激动与欢喜。 你心灵手巧,缝纫机与锅碗瓢盆是 那白话文出场率最高的配角。鼻子 尖的我总能闻到从厨房飘来的阵 阵饭香。"饭饭……"我拽着你的围 裙,嘴里不停地咿咿呀呀。这时,你 总会变魔术般地从笼屉里端出一 盘黄澄澄的土豆饼或炸鱼,笑盈盈 地喂我,然后轻轻拭去我嘴角的 油。我心满意足地笑着,然后扯着 你的衣襟拉你到缝纫机前,看你给 我做衣服。阳光爬到你乌黑的发丝 上,你是那样慈祥,宠溺的笑容漾 在你彼时的脸上---那段旧时光 是记忆中最好的模样。

这是书中最美的剪影。每每翻 开这本书,我总能听到缝纫机"咔 哒咔哒"的歌声,起起伏伏中充满 你对我的爱。

然而不知何时起,我们间像是 隔了一层屏障,读你如同读一本晦 涩难懂的文言书。

我已开始长大,回去看你的次 数越来越少,而你却仿佛毫不珍惜 和我在一起的时光:我想帮你干活 做家务,你却总是赶我进屋,说: "小孩子家别跟着瞎忙,赶快写作 业去!"我用电脑查资料,你却认为 我在玩游戏,不听我辩解就开始不 停地自顾自唠叨。最读不懂的是 你生病住院却不让妈妈告诉我,当 我央求妈妈带我去病房看你时,脚 跟还未站稳,你便一脸责备地盯着 妈妈说:"小孩不能来医院,这里传 染感冒!赶紧走!"我呆呆地站在那 里,不知所措,默默注视着你:浑浊 凹陷的眼睛,铺满茧子的双手和一 头白发。这还是那个宠着我爱着我 的你吗?从什么时候起你我之间有 了重重屏障?你这本书没有了拼音 白话,我变得读不懂……

不相信 我不相信设-切。我努力地翻着这本书,不放过 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翻到了现在, 终于明白,原来这一切都是时间的 过错:我长得太快,而你老得太快。 我年龄飞速增长而心智依然幼稚, 不懂事的我早已吃腻了你的土豆 饼,爱赶时髦的我也不再愿穿你做 的老式却细致的衣服,繁重的学业 也将你我阻挡隔开,见面的次数越 来越少。时光未老,而你已老。但是 在你心里,我除了是那个怕风吹着 怕雨淋着的小丫头,还是那个肩膀 上压着沉沉的书包、放学扑进你怀 里的小丫头啊,时至今天我终于明 白,无论你做什么,都是为了我好

现在读你,如读一本小说,有 些内容我要用心理解才能深刻体 会,但书的主题却从未改变:姥姥, 你永远是最爱我的,只是表达方式 与描写手法已不再相同。